

最后百日的三个片刻

□周世康

小舅舅于4月15日凌晨去世,距他进入市里医院就诊整整一百天。这一百天是他90载年华悲欣交集的收尾,是他三个子女对父亲感情的顶峰报答,是人世间亲情最感人的生动见证。

这里选三个片刻予以记叙。

百天前,小舅舅因肠梗阻住进市医院。因为就在两个多月前他因疝气才动过腹部手术,再则年近九旬,医院不敢动手术,采用保守疗法。但此措施不仅不见效,而且病情加重,疼痛加剧,痛苦异常。眼睁睁地看着老人疼得满头是汗,哼声连连,子女们的心都碎了。其实,相关的医生何尝不揪心!只是手术的风险太大,一时下不了决心。二儿子再一次找到科主任,接通了从外省建筑工地往家赶的哥哥的电话,把手机设置在免提功能上,一串话语从手机里清晰地蹦出来:请医生救救我父亲!手术成功是万幸,手术不成功不要医院医生负任何责任,请医生大胆及早手术……另外叮嘱弟弟,一切听医生的,一切相信医生……几句急迫而十分恳切的话语,不仅解除了医院医生的顾虑,还深深地感动了他们。随即手术。漫漫5个多小时,手术终于较为顺利地结束。但毕竟年纪大了,再加老人患有糖尿病,带来用药与进食的很多制约,术后的风险一个接一个。从重症监护室出来进入普通病房后,连续不间断地挂水有20多天。因为老人太瘦,静脉滴注只能选在颈部,更要求陪护人的警觉。二十多个日日夜夜,姐弟三人,姐姐66岁,大弟近60,小弟过50,白天还好,一到晚上,每人两小时,目不转睛盯着吊瓶里的点滴是否正常,随时关注颈部的注入处有无偏移,滴注是否顺畅。大姐农民,全天候陪护;大弟建筑工地农民工,断断续续;小弟中学老师,学校照顾他把一周的课集中三天,挪出两天在医院。姐弟三人就这样轮换着伺候,换下班的和衣躺在父亲的病床旁,眯两个小时后再上岗。有时三人中只有一人顶班,就硬是坚持住。二十多天里,在深夜里出现过多次不正常情况,都被及时发现,及时排除。

农历腊月廿九。老人突发高烧,几近40度。高烧导致全身颤抖,时时迷糊。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,医生也及时告知姐弟三人:老家赶快做准备,老人赶快运回去,否则来不及了。海门农村的风俗,老人过世必须在自己的老宅内,这样灵魂得以与故去的亲人团聚、安息。但是,姐弟三人拒绝了。他们对医生说,运回去,老人肯定无生存希望。他们觉得父亲还清醒,应该还没到那个时候,决定不走,不到万不得已,不走!姐弟三人就这样赖在医院(他们此前此后赖过多次)。可能是孝心与诚心感动了上苍,老人又一次闯过了一关。腊月廿九过去了,腊月三十来了。过年了!这天,老人的大侄女来了:“小伯,要过年了。”侄女眼睛红红的,声音哽咽的。老人:“我回不去了……我多想回去,过年,祭祖,为祖宗叩上几个头,但我回不去了……”老人声音断断续续,老泪纵横。大侄女见状泪流不止,也只能宽慰:“小伯,没关系,祭祖的事我们代表,你放心!你就在医院过个年,过完年我们接你回家。”腊月三十下午,老人的发热得到缓解。当晚,姐弟三人陪父亲共度苦涩的除夕之夜。然后大儿子回到乡下老家去煮年夜饭。狗年的第一个清晨,一切都还在

朦胧中,一个身影缓缓地走进了市医院住院大楼的九楼。这就是老人的大儿子,在那个清晨,他是忙碌中的唯一。进了病房,天还未亮,正契合农村老家的习俗。姐弟三人把老人扶起,给他背部垫上被子,然后给老人刷牙、洗脸。一切完备以后,取出四个小碗,盛满了新年第一饭:混合了赤豆、糯米圆子、粳米和红糖的米饭,装了一碗菜——混合了青菜豆腐干粉丝的素菜。开始是静静的,各自吃饭。抽泣声最初是由长女发出,迅即感染到全体。父子父女、姐弟兄弟,谁都意识到这是至亲肉肉的最后一顿年早饭。泪水顺着脸颊流下,流到嘴边,流到碗里,再随饭菜咽下……无语、无声,唯有剧烈的痛苦随心跳颤抖!当然,谁都保存一点可怜的希冀:老人说回去再也不节省了——放开吃放开喝;子女说,回去后商量如何让老人活得舒心……子女们拼命想留住父亲:老人被数度发病危通知书,而子女们就是凭自己的感觉,还没到临终,不走;他们总是对医生讲:什么药疗效好,就用什么药;什么办法有效,就用什么办法。长女的话语代表了子女的心声:钱用完了可以再挣,爹没了就永远没了。姐弟三人就这样陪护父亲,从不为钱争吵,从不为谁陪护争吵,从不大声对父亲说话。

3月26日,在整整住院80天后,老人回家了。开始十来天身体状况还算平稳,但此后迅速下滑,进食困难,病情加重。4月13日晚上,老人把家人叫到自己身边,交代后事。他说,他再活一天就要走了。他苦了一辈子,早到镇上连买块豆腐都舍不得。夏天中午,别人都在“晒昼忽”(方言:睡午觉),他还蹲在芦苇丛中钓黄鳝,儿子读书,每月月初都要回家拿钱,他要凑够,他种田干活一直到89岁,8个月前老太婆(当地老人对自己老伴的习惯称呼)去世了,他也不想再干了。不过他现在没什么牵挂,挂放心。两个儿子没得比人家“汰般”(方言:意思是不比人家差),丫头家也不错。老人对具体的后事一一交代以后,又对大侄子说,在某条路边他有一小块地,面积不大,有好几个人要,他没给,他现在送给大侄子。他说,这块地小,收不到多少,只是你侄儿种到这块地就想到小伯,让你有个念想。4月14日深夜,老人对子女们说,我活不到明天天亮。大侄子走到他跟前:“小伯,抽根烟?”老人说:“好。”大侄子吸燃,送到老人嘴里,老人像是用足全身力气猛吸了两口。然后示意取下,不要了。大侄子又说:“小伯,明天我们喝酒?”老人说:“好,你喝烧酒(白酒),我喝老白酒(米酒)。”午夜过后,老人渐渐昏迷,按当地习俗,把他移至堂屋地上。凌晨1点57分,老人的心脏停止了跳动……

17日下午,老人的子女亲属20多人,把老人的骨灰灰送往村里的一块公共墓地。从田间小道往墓地走去,一路上,油菜已经结荚,十分饱满,小麦已经抽穗,密密匝匝。墓地周边,农人们见缝插针,长着一小块一小块蚕豆,蚕豆正在开花期,雪白的花瓣中间是俗称“猫耳朵”状的黑色,花朵繁密。老人的墓地,远看就在蚕豆丛中。这蚕豆还是去年秋季他自己种下的。一阵风来,送来了弥漫在整个田野上的庄稼的清新,空气中似乎还有点甜丝丝的味道。一个辛勤操劳一辈子的老人,就这样回到了大自然的怀抱,融入了人间四月的天地之中……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291号



朱塞佩·瓦西《古罗马景观》

一地桐籽花

□吴孔文

我去河边捞浮萍,春水初生,花开络绎,鸟声清脆。抬头远望,峰峦逶迤,春山如笑。

仲春,山体温润潮湿,雨意似有还无,风中有桐籽花簌簌落下,地面碎红零乱。陌上拾得花几许,春生水涨看美人。

桐籽树旁的那些村庄,而今大都古旧,台痕深绿,木门虚掩,院中的花树隐隐看到。灶台的柴火锅,袅袅地冒着热气;清瘦的老者、垂髫的少年在树下对弈,一天的晚膳慢慢端上桌来。

也有些村庄,新盖的,倚着桐籽树。四梁八柱,水泥钢筋,家用电器齐备。堂屋里的紫檀条桌,漆成荸荠色,上面放着打鸣的闹钟、量米的升子、青花的

不要催

□张帮俊

周末,我带着女儿上街玩。临行前,妻子说,回来时给带个外卖当午饭。我笑着说:“当然可以,只不过,你不要催!”妻子答应了。

和女儿在外面玩了约一个小时后,看看时间,觉得差不多要买外卖了。可女儿说:“妈妈不是答应不催的嘛!爸爸,你陪我多玩会。”经不住女儿的哀求,我准备多陪她玩半小时。可不到十分钟,妻子的电话来了。我笑着对女儿说:“瞧,催命妈妈来了。”果然,接通电话,妻子

纸中岁月

□杜安然

今年春节,久违地在老家过了一夜。冥冥之中感觉一切都没变,而一切似乎都变了。

站在窗口下的桌子旁,瞥到桌旁的一个等身高的木柜,小心翼翼地打开锈迹斑斑的门,一沓泛黄的构皮纸安安静静地摆放在一角。将纸举起顺光看去,纸纹丝丝纠葛盘旋,纹路如同满天云龙,有小块地方有着几个蹩脚的字迹。仔细辨认才想起,那是大概七八岁的我偷拿爷爷的毛笔在上面写的“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”

那是一段安逸又美好的时光,空气中透着纸的草木气息。家后是一小片构木林,喜爱书法的爷爷会用构树皮制纸,我总爱跟在他后面。最开心的莫

瓶子和方形的镜子。有客人来,路过堂屋到里间去,说笑的声音,传得很远。

桐籽花期内,也总有那么几天,微月一钩,星斗如沸,蛙声潮信般从四面涌来。静坐树下,听桐籽花从枝上跌落,“扑”的一声打到地面。循着声音去寻,居然能找到,温润、清凉。静夜之中,植物的新陈代谢依旧在进行,桐籽树像人。

桐花烟水。沅江之上,年轻的沈从文怀着梦想悠游。夹岸桐籽花开数里,如绯红轻云一片,青山重重,绿水迢迢。舢公泊舟靠岸时,沈从埠头的清浅小店购得乡野腊货,于船中下饭。吃饱后的他,素面朝天地躺在那里,构思着给张兆和写信。

有年桐籽花开时节,我坐

着小划子到远方去。大河如镜,桨声欸乃,身后一条碧绿的水道留痕。摆渡的是位中年人,壮硕厚重,表情分明。近午之时,河面突然大风四起,波涛起伏不定,小船颠簸摇晃,船下之水顿成黛黑色。中年人说,别怕,我这船用桐油油过数遍,十分结实,不惧风浪,你只管船头坐稳。听罢他的话,心头渐定,安之若素。个把时辰后,云雾天开,风浪再平,阳光打在身上,一片温暖。

我的一位同学,在城里教书。他说,家乡的花,唯桐籽花看不厌。我说,春天了,回家乡看看桐籽花吧,有些长着桐籽树的村子,现在不看,若干年后就消失了。他听罢,低头傲然,似有所思。

大声叫道:“你们怎么光顾着玩,我都快饿死了,还不回来!”其实,离中午吃饭时间还早,只是妻子催习惯了。没办法,只得速买外卖打道回府。小家伙因为没玩过瘾,一脸的不悦。

妻子爱“催”,生活中,处处能见到她催的身影。上个厕所被她催,孩子起床穿衣服被催,帮她拿个东西,慢了点更是催。这让慢性子的我和女儿都很不习惯。因为被她催,时常忙中出乱。她的这道“催命符”紧紧地贴在我们身上,让人很不自在。

在我看来,妻子的“催”,其实也是一种病,一种缺乏安全

感的表现。不光催自己,还喜欢催别人。之所以催,是急着想把事情办妥,害怕耽误了。比如,催孩子上学,是怕迟到了。出门旅行上个车,嫌车子开得慢,一个劲地催怎么还不到。

妻子的催,经过一次小病疾后有所缓解。由于长期在催促声中快速吃饭,妻子有些消化不良,医生告诫她,吃饭不宜太快。妻子被迫改变,吃饭不再狼吞虎咽,而是细嚼慢咽。一段时间坚持下来,不但肠胃变好了,性子也没以前那么急躁了。连女儿都说:“我喜欢现在的妈妈。”

过于打浆时,小塘里,一团块的纸浆在手的拨动下缓缓散开,宛如一滴牛奶滴入,将周围的水晕化成一筛网的牛奶,又像密密的柳絮均匀地漂浮在一方格里。待爷爷将筛网自下而上慢慢从水里捞出,晶莹的水珠从网中落下,所有纸浆尽收于那小方格中。无论看过多少遍,都会让我欣喜地惊呼不已。

我格外珍惜每一张纸,它们从草茎树皮经过反复蒸煮、捶打变成了白皙方整的模样,蕴含了生命的律动。触摸每一张纸,还能体会到树的骨骼,聆听蚊虫的鸣息。

我已长大,纸依旧在那里。即使已经泛黄落灰,可我仍能感受到纸中的呼吸声。想到祝勇《千古兰亭》中的一句“当那些纪念碑式的建筑化作了废

墟,可是纸仍在,它以自己的轻,战胜了不可一世之重。”这也许是独属于纸的魔力,生为树皮水草,却胜过了龟甲鹤骨,金银青铜。以自己柔韧的身躯,传承了千年的文化。

那些承载了不朽的纸又是何其有幸,当年的洛阳纸贵,李白秀口吐出的半个盛唐,醉倒无数文人的《红楼》;还是张旭的狂草,王羲之《兰亭集序》,王希孟瑰丽大气的千里江山图。这些文画又是那么有缘地和纸相遇,产生了奇妙的反应,并相伴跨越千百年的长河,在名为历史的激流中,驾着一艘纸帆,任潮起潮落,却从不被淹没。

纸本寻常。当它载录了一段过往,凝聚了点滴智慧,当岁月被压缩进纸里,纸变得不再寻常。